

客家運動 20 年後的反思與展望

林映汝(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)

從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迄今，由於政治資源的投入，客家人在社會上的能見度已日益增高，客家文化也被彰顯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。對客家人而言，這無異是一場遲來的「轉型正義」，並且紛紛把這樣的結果歸功於當年客家運動。不過，本文企圖從不一樣的視角，勾勒客家運動 20 年來的發展，及其所留下來的問題，並希望對未來有所展望。

一、客家運動的發展

一九八〇年代，是台灣社會運動狂飆的時期，在為數眾多的工農運動中，客家地區明顯佔了很高的比例，連帶地，在有了面對政經壓迫的抗爭經驗後，客家人的主體和尊嚴也開始覺醒。(楊長鎮，1991：186-191) 另一方面，隨著越來越多的客家人移居到大台北都會區，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頻繁的結果，也使得客家人的身份認同感逐漸加強，因而有各種性質的社團出現，其中《客家風雲》雜誌社，就是在解嚴之後，因文化意識覺省而結合的團體。(戴寶村、溫振華，1998：131) 為了在台灣民主改革的道路上，標示客家人佔有一席之地，該雜誌社以當局打壓本土語言為號召，於 1988 年 12 月 28 日發起「還我母語運動」，並界定這次的行動為「本土化運動之一環」、「民主運動之一環」。(楊長鎮，1991：195) 實則象徵的意義大於一切。(陳昭如，1991：200)

由於整個運動缺乏理念上深入的反省及明確的釐清，而且參與的成員，組成複雜，動機不一，甚至有希望從中取得政治利益者，終於成為當時眾多泡沫運動之一員。(楊長鎮，1991：193) 而《客家風雲雜誌》在 1989 年 11 月的改組，更宣告了這一階段客家運動的結束。儘管如此，「還我母語」運動的影響力，依然持續存在。1990 年，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，以「站在台灣人的立場，爭取客家人的權益，尋回客家人的尊嚴。」為宗旨。(鍾肇政，1991：80-81) 基本上，就是採取集體的行動，為客家人爭取政治上的權益。並且和本土及反對色彩清晰的社團共同參與社運活動。(楊長鎮，1991：194)

《客家風雲雜誌》改組後更名為《客家雜誌》，以客家文化研究為主題，刊登與客家文化、社會、歷史、民俗思想、歌謠……等客家有關作品。(客家風雲雜誌，1989：49) 徐正光先生主編的《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－客家社會與文化》一書(1991)，可以說就是這個訴求下的代表作。另外，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，延續著母語受到打壓的情緒，更進一步指出，客家人在政治、社會與經濟上所受到的不平等，並擴大成歷史的結構性因素，企圖藉由歷史的書寫，突顯「客家人的苦難史」。如果說「不公平的認知」是建構族群意識的關鍵元素(王甫昌，2002：36)，那麼這個階段客家運動的影響，正是投下悲劇的陰影，使得此後的客家相關的論述，都抹上悲情的色彩。

另一方面，客家運動者開始藉由這些文化與歷史的素材，來界定「我們是誰」。再加上，客家人應該擺脫原鄉意識，認同本土的呼聲，持續高張。為了凝聚台灣客家人的一體感，於是以「台灣客家」語言、建築、民俗、信仰等為名的研究出現，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共同體也逐漸形成。

二、客家運動所留下的問題

直至 2001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，我們直覺地以為，這就是當年客家運動，由民間力量所開展出來的結果。但是，一個被明顯忽略的事實是，1990 年代以來，台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進程，屬於國家領域黨政勢力發動、規劃、誘導的成份居多，以致於社會運動迅速地被政治運動收編，「社會意義之下的民間」概念，逐漸讓位於「族群意義之下的民間」（錢永祥，2004：116-117）。而這樣的結果，才是支配當前政治形勢的重要力量。尤其隨著民主選舉的展開，在族群政治的思考架構下，第二大族群的客家人，被視為是左右選情的關鍵，政治人物無不在選前釋放利多，極力討好客家人，而客家社團也自動歸屬成藍、綠兩派。事實上，「客家運動」已經變質為「運動客家」，再也無法蘊育自主和豐沛的能量。

另外，從諸多客觀的事實證明，客家族群其實已經獲得許多社會資源，如客家電視台、廣播電台的設置，地方政府客家相關事務單位的成立，客家館舍的興建等。但是，在客家族群內部，似乎還沒有正視到這樣現實，並嘗試在這樣的基礎上，思考如何讓過台灣社會因為客家文化的存在而變得更美好，以致於過去那一套悲情論述仍然持續發酵。尤其在多元文化的大轟下，客家人在社會上的發聲，更顯得振振有辭，而外界即使有批評的聲浪，也被直指為是打壓和歧視客家族群。因此，接下來的問題是，當客家運動所帶來的「轉型正義」，使客家人可能成為得利的一群之後，是否已經走向「排他」，又是否已經違社會的反公平正義原則。

再者，在客家運動過程中，為了動員族群凝聚認同感，台灣的客家人逐漸地被書寫和塑造成是有著共同開墾經驗、文化、生活習慣的一群人，實則是族群內部的差異被忽略，而同一性則不斷被放大，以至於在這個「想像的共同體」裡，文化的霸權也在某種程度上逐漸形成，例如以生長在北部山區的油桐花作為所有台灣客家人的象徵，就無法使讓南部的客家人產生認同。

三、展望

（一）客家公民力量的形成

在擺脫藍、綠意識型態的束縛後，這個社會需要重新醞釀一股新的公民力量，理性地就事論事，不再讓政治立場來混淆是非。在客家政策方面，當外界質疑的聲音有被說為是不尊重客家族群的疑慮時，更需要一股由內而發的監督力量，站在一個更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，提出批評和建議。

（二）重返客庄

從客家運動的發展，不難看出，其實這是一場屬於都會區客籍知識份子所發

起的運動，而它最終目的是走向政治，為客家人爭取應有權益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客家運動所訴求的本土化，也促使著另外一群年輕人「重返客庄」探求自身的文化脈絡，重新凝視和傾聽這片土地。而在這個轉身面對客家庄或客家社區的過程中，其實沒有太多的掌聲，也沒有鎂光燈的聚焦，只有默默地耕耘和付出。

「重返客庄」的意義在於，重新看見地方歷史和文化的豐富性。它將發現這塊土地上，客家文化是隨著時間，和其它文化，相戶交錯和互為影響而形成，所以其內涵是包容的。而各地的客家庄，則因著時間和環境的不同，展現不同的面貌。因此，並沒有一個可以明白寫成教科書的客家文化，只有一個一個的客家庄，而每一個所代表的都是客家文化。

當代的客家認同，已不必再去回應威權政府對客家語言、文化的壓抑，但是必須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，並正視客家庄和客家社區所面臨的政治、教育、經濟、環境、語言傳承、新移民等問題。

最後，當我們自問「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客委會」時，也許是一個深耕客家庄，能夠和客家庄對話的客委會；是一個不利用經費申請來主導一切，而能引導客家庄或在地社團自由發聲的客委會；是一個實心任事，而不是利用舉辦大型活動和蓋更多客家館舍來突顯政績的客委會；是一個讓每一個走進客家庄的人都獲得感動的客委會。

參考資料：

1. 楊長鎮，〈社會運動與客家人文化身份意識之甦省〉，收入徐正光編，《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－客家社會與文化》，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1，頁184-197。
2. 陳昭如，〈重建台灣族群關係－談客家運動之理念與意義〉，收入徐正光編，《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－客家社會與文化》，頁198-203。
3. 鍾肇政，〈客家話與客家精神－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講詞〉，收入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編，《新个客家人》，台北：台原出版社，1991，頁80-83。
4. 錢永祥，〈公共領域在台灣－一頁論述史的解讀與借鑑〉，收入李丁讚主編，《公共領域在台灣－困境與契機》，台北：桂冠，2004，頁111-146。
5. 戴寶村、溫振華，《大台北都會圈客家史》，台北：台北市文獻委員會，1996。
6. 王甫昌，《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》，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，2002。